

管

子

權

管子權卷第十一

唐司空房玄齡註

明道民朱長春權

君臣下第三十一 小稱第三十二

四稱第三十三 正言第三十四

君臣下第三十一

短語五

①評 是先秦荀韓間一篇長議論文字管子大都
宜精言以刻新為奇此散散夷行將材不可及

十萬更劣于上篇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

虞羣居以力相征

若野獸之處以羣而於弱者征於弱者

於是智者

詐愚彊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衆

力以禁強虐而暴人止

聖王者即智者也

為民興利除害正

民之德

正人之德

而民師之

師智者也

口便伯術本

色亦是按聖入法將無為皇王解劫乎是故道術

德行出於賢人

賢人知道所德行者也

其從義理兆形於民

心則民反道象

道術既出故莫不從義而順理之極則無森僻之事始見於人

趙以爲名
物與非違
勿在弄

則人無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人既以

止其善惡之物處其非理則違則為是非者道故以

設民生體而國都立矣上下既設人則生其貴是

故國之所以為國者民體以為國貴戚成禮若之

所以為君者賞罰以為君無賞罰則致有刑置致

罰則虐即刑重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

明君審乃處之教而民可使人從教居治戰勝守

固者也居處既治戰夫賞重則上不給也齊重則

故不罰虐則下不信也今虐則人無所措是故明

君飾食飲弔傷之禮

欲食謂享燕而物屬之者也

而物屬之者也

禮行則

是故厲之以八政

八政謂

旌之以衣服

衣服所以

富之以國裏

國裏謂財貨所

貴之以王業

謂名行然後知

則民親君可用也

民用則天下可

致也天下道其道則至

召得名道

不道其道則不

至也夫水波而上盡其極而復下其勢固然者也

言水波湧而上既盡其勢遂復下而止謂性自然之勢前人懷德而來畏威不去者也

木波而上二語可以印道故德之以懷也威之以

畏也則天下歸之矣有道之國發號出令而夫婦

盡歸親於上矣布法出憲而野人列士盡出

上矣千里之內束布之罰束謂帛也布謂錢也古

一畝之賦盡可知也贖人為之視治斧鉞者不敢

讓刑讓猶拒也當其治軒冕者不敢讓賞賞當其

也頃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實義禮明也實或

也禮者長也此者禮義明故也夫下不戴其上臣

不戴其君則賢人不來上下不交賢人不來則百

姓不用百姓無賢人則不知百姓不用則天下不

至無非將何至哉故曰德侵則君危君德見侵

也德者下之所歸故百姓不用也

論侵則有功者危

必讓侵理則功過不明故有功者危

令侵則官危

今段則法不行故官危也

刑侵則百姓危

刑侵則無辜受而明殺故百姓危也

君者審禁淫侵者也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冀幸

之心矣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為

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

騰謂變也

亂至則虐騰至則北

騰至則挫降故北

四者有一至敗

人謀之

之四者則上之四危也

則故通則故循是故施舍優

以濟亂則百姓悅

言施恩厚舍罪罰二者優厚非用法猶惟濟亂故百姓悅也

也選賢遂材而禮孝弟則姦偽止選要傑然別男

女則通亂隔

男謂止之也言能止淫佚也別貴賤

有義倫等不踰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

則下無怨心

而不行

此五者興德匡過存國定民

之道也夫君人者有大過臣人者有大罪國所有

也

國之所

民所君也

民者已

有國君民而使民所

惡制之此一過也

言民惡君之制

民有三務不布

其民非其民也

三務謂本夏秋務農人不務二民

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此君人者二過也夫臣人

者受君高爵重祿治大官倍其官遺其事穆君之

色

從其欲阿而勝之

從其欲阿而勝之

從其欲也

從其欲也

然之

終或至於甚

此臣人之大罪也君有過而

不改謂之倒臣當罪而不誅謂之亂君為倒君臣

為亂臣國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是故有道之君

者執本相執要大夫執法以牧其羣臣羣臣盡智

竭力以役其上

謂給上

四守者得則治易則亂故

不可不明設而守固

謂設上

昔者聖王本厚

民生審知禍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達非索辨

以根之

謂有是非必尋索分

然則躁作姦邪偽詐

辨得其非而止之也

之人不敢試也

不敢為非以非君

此禮正民之道也

制法

此道以正人也

古者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者

微謀外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

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惡也

襲入也謂狡婦

妖盛人主遂行請謂所請既從外資游說為姦惡者也

沈疑之得民也者前

費而後賤者為之驅也

所驅役之人前得費寵今忽論賤然賤者必思貴常

同君以與禍故謂之伏寇也

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

便僻者不

能論君以得意故曰不能食其意也

刑罰亟近也

既不餘得君意故刑罰數也

大

臣不能侵其勢

不能侵比黨者誅明也

若明故此

禮記卷之七

欲大臣不保
後其報

管子 卷十一

為人君者能遠讓諂廢比黨淫悖行食之徒

行食

無爵列於朝者此止詐拘姦厚國存身之道也為

人上者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人

中央之人謂君之左右也

左右與君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察

左右之人在臣主之間察

會其事者也制今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

人以緩為急急可以取威君雖曰急左右行之以

急為緩緩可以惠民君雖曰急左右行之以威惠遷於

下則為人上者危矣賢不肖之知於上必由中央

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肖

題曰有德者
才高作又

不可威實賢謂之不肖實不肖也 黨於下通流也

有威矣易之見其黨也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

主而可以為勞於下用財力上以陷通有原有

又讀如十有幾年繫上下以環其私上則指君之

力上下之利皆用此句故曰環其私也 爵制而不可加則為人上者

危矣胡不能知也 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

之實者也先君行善則受其賞也 先其君四者總

屬中央之人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

也訛言於外者齊其君者也象如此者欲齊君也

鬱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鬱塞也君之令而下

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

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

也天道人情通者質寵者從此數之因也。質主也

天道人情者可以為主其不能通也是

故始於患者不與其事親其事者規其道。言始謀

慮而憂患者乃行其事也是以為人上者患而

不勞也百姓勞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素則禮

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人謂百姓也百姓勞以力役

管子卷之十
管子卷之十
管子卷之十
管子卷之十

古以力役明
自事其官以
明使之以一
下則
切未也

明謂臣勸力役用以刑役心刑法也君則後此物

之理也心道進退心則度並可而刑道涵涵謂

起謂處也曲也故法進退者主制名心進退所

起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君臣之事必有方有

也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國謂君道也問而不

故和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方謂臣道也方而有

則而不妄君以利和君道和臣以節信守節則上

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

下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

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

戒慎之心成於內

則容貌動於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

必正然口後德四知

得諸己知得諸民從其理也

不妄已所不失於人必

也知失諸民退而修諸己反其本也

修己自責如

此者反其本也所求於己者多故德行立

德修業成德行

也所求於人者少故民輕給之

求者少必薄賦

故若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

力

上注謂注於上天故

也下注謂注於下地故

故能節大義審時節上

也下注謂注於下地故

故能節大義審時節上

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

所用輔佐皆得其宜

明君之道能

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

臣之所行也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則齊民以政刑

牽於衣食之利

君明臣忠則國理國理則人重生故入皆以養其形而牽繫於衣食

之利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

塞止也易用法止也

通上束于

國之政刑下牽于己衣食之利術法樂生而無携

心故愿而愚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分民

會道力不

同故曰分民也

威無勢也無所立

必有勢然後有所立

事無為也無

所生

必有為然後有所生

若此則國平而姦省矣

君子小人既食於道

力邪惡之人後無所君子食於道則義審而禮明

立生故國平而義審義不審則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踰雖有偏卒之

無所食也大夫不敢有幸心通大國三軍次二軍偏卒大夫

一將一軍者挾兵易亂常多幸心則上無危矣國

明禮義倫等不踰則有大夫偏齊民食於力則作

本作者者衆宸以聽命是以明君世民之制於

上猶草木之制於時也草木必得故民迂則流之

人大迂曲不民流通則迂之人太迂曲決之則行

塞之則止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決之則君

子行於禮寒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行於禮則上

尋而民順小民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上尊而民

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謂備具項時而王不難

矣四履六道身之體也四肢謂手足也六道謂四

正正官國之體也四正謂君臣父子五四肢不通

六道不運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亂是故國

君謂妻於異姓設為姪婦命婦女盡有法制所

以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

姦也是以中外不通讒慝不生婦言不及官中之

起曰桂言無
子為兄弟者
雖有才無
亦不以逐嫡
子而傷義故
禮之隆而不
敢逆于爵
位尊而亦事
適于也

事而諸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圍

姦。昭公威私也。明立寵設。不以逐子傷義。

明立正嫡設其

貴寵子不令逐而禮私愛驩勢不竝倫

嫡子者所

廢之故不傷義也

禮私愛驩勢不竝倫以傳重也

故禮許私愛雖驩之起異可也

餘于之勢終不得與之竝倫也

行。言嫡子爵位雖復尊選為都佞。冒之以衣服。旌

之以章旗。所以重其威也。

覆習之章表旗幟旌異之。然則兄弟無間。鄰讒

人不敢作矣。

嫡威重則兄弟和故

功而加之以德。論勞而昭之以法。參伍相德而周

人不敢作矣。

嫡威重則兄弟和故

功而加之以德。論勞而昭之以法。參伍相德而周

人不敢作矣。

功而加之以德。論勞而昭之以法。參伍相德而周

人不敢作矣。

功而加之以德。論勞而昭之以法。參伍相德而周

舉之尊勢而明信之。

其謂國相則功德兩兼勞治獲美於此四者參驗伍偶相

與俱得其事既周然後舉用之既用之尊勢而明信之也是以下之人無諫死

之詔。

君明相賢必探說如流故無諫死之忌也

而聚立者無鬱然之心

聚立謂天下會同也各得其所故無怨望也

通聚立立朝之羣臣鬱然

生於選任之不當而所貴非其賢也如此則國平

而民無慝矣。

慝姦惡者也

其選賢遂材也舉德以就列

不類無德。

舉有德者以就列位為類不以無德之人為類

舉能以就官不類

無能以德弇勞不以傷年。

有德者超於上列使在有功勞者之前故曰有

德掩勞苟有德雖年未至而亦將用之不以年少為之傷也

通傷年如聖書之

備資如此則上無困而民不幸生矣。

有功能必當用之故人下

以苟生

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內有疑

妻之妾此官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

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四者無

別無別謂妾妻嫡庶不分也

主失其體羣官朋黨以懷其私

則失族矣。

因亡則宗族隨之故曰失族也

國之幾亡國幾臣權疑

主而操操術陰與敵約謀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

失援矣。

為國之機臣下陰為要結其所謀者閉而不泄以此相待人必懷疑而不相親矣故

失其

失族於內失援於外此二亡也故妻必定于

必正相必直立以聽(通)相以直道聽國事也官必

中信以敬故曰有官中之亂有兄弟之亂有大臣

之亂有中民之亂中民謂百吏之屬也有小人

之亂五者一作則為人上者危矣官中亂曰妬紛言積妬紛然所以亂(通)

並后多寵而羣妬桓之如夫人五公子晉之里指

狐趙呂卻兄弟亂曰黨偏黨偏則強弱相凌故亂也大臣亂曰

翰述各指述其已德之長而不相讓則亂也通後世所云稱頌大臣

功德恭操之於漢春秋田氏之於齊晏子云式歌

且舞中民亂曰讟諄謂以智詐讟諄小民亂曰財匱

賦稅重則財匱生薄財不供則禮

而智詐恣孽稱述黨偏妬紛生變此三者或生暴

也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正嫡庶之名

不正者之黨數取其偏近者而刑殺治長妾之疑

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務農也則國豐矣若

其所順故審天時天時各物地生以輯民力禁淫

務文訓勸農功以職其無事無事者皆別小民

治矣上稽文訓以數謂上欲有所徵發必下十伍以

徵既得其定數下其近其罪伏而罪決即伏罪例

文以固其意

日期既近尚有不供者則加之鄉樹

之師以遂其學

師以必立之也

官之以其能及年而

舉則士反行矣

舉而有材能者則授之以官既有

則皆反稱德度功勸其所能若稽之以衆風通風

行草偃陳詩觀風象風所以稽風象也吏政易飾

民風難變若任以社稷之任

既稱其德又度其功

矣既知其能順而考之或使之挂象以立風若

則士反於情矣

有能必任之以職

小稱第三十二

稱舉也小舉其過

短語六

① 竒造精刻管子書本行也如是佳不則累想亦如是真不則質此小稱三舉管子曰其有意乎為言也指遠文深入儒錯道都非法家之論脩治而可服之第曰短語其體可短不可脩可小稱不可大議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母患人莫已知

言但患身之不善耳無患

人不知也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

丹青與珠各有可用之性故雖在山泉而藏人獨知而取之況在於人懷善而不知乎

題。杖以爲
不善。言人
之觀。皆明
善。可。逃。道。以
爲。不善。是。

是以我有過爲。而民毋過命。

我身有過。而人必無

命者。民之觀也。察。侯。不可遁。逃。

有過。必知。故。本。爲。

不善。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

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

人既毀譽。則己之善。

問家。則左右。佞媚者。善。

通。鼓鐘聲。聞。得。聞。外。聲。不。

問。信。鼓。故。先王畏民。

民之毀譽。必當。

不強也。

謂君自行善。持名。

操名去人。無不弱也。

不。

行惡。即是持名去人。無善。可稱。故弱。

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

之。則捐其地而走矣。

皆持其名而去。於人。則惡。日。聞人共畏之。故棄其地。而。

走故先王畏民

無善名則弃之走故畏人

在於身者孰為利氣

與目為利

見氣也者所以生全其形目也者所以獨見其運為功用莫大焉故最為利也

通氣者神之運目者神之含氣與氣交通直與目

交視四邪曲直善惡之分各以類相見也故曰氣

一動志眸子不掩聖人得利而託焉故民重而名

遂

聖人之聖精而又神託而行善則譽滿天下故人重而名遂也

我亦託焉聖人

託可好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又可得乎我託可惡

我雖託氣濁而不神所行皆可愛且不能為我能

也惡用此招來美名其可得乎愛且不能為我能也託氣既濁雖今人愛猶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

趙○按別本注聖人託之而行善故可好我託之所行皆可惡又安能美名招

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端德雖美，而面有

好喻聖人外見其好喻聖人外見其我且惡面而盛怨氣焉。怨氣見

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充皆以往去於人者以來美

名，又可得乎皆行人君既內無聖德外甚矣百姓之

惡人之有餘忌也更有餘忌是以長者斷之，短者

續之，滿者誣之，虛者實之故或斷之或虛之

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

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故人罪之故稱

身之過者，強也是謙受也治身之節者，惠也謙

管子卷之七

身節故曰惠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不以不善之

如此者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

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過而反於身則有善而歸

之民則民喜民得善往喜民善往則來懼身則

也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

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

之於身則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

故明王懼聲以感乎人以惡聲懼已耳懼氣以

感目人以惡氣懼已目見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

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擣故絕可得料也羿有以

感弓矢故發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策故邀

可及遠道可致射擊其妙存感於心者也天下若

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

既善所以感之也既盡也天下所以理在於君管

子曰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逆也

用此恭遜等以相迎接也則不失於人矣何物接人嘗試多怨

爭利相為不遜則不得其身苟為不遜於人乎大哉

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宥凶事可以居泰夫

以理天下而不益也

立用恭遜敬讓足以理天下更不

小以治

一人而不損也

雖獲一身用恭遜敬讓足以理天下更不損也

嘗試往

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恃此而

為治亂

有恭遜敬讓足以理無之則亂也

澤之身則榮去之則辱

恭遜敬愛身之利澤也

審行之身毋急難夷黎

之民可化而使之愛

夷黎之人感其化而使之愛

去之身雖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

父母兄弟無情結固前無

恭遜敬愛化故之身者使之愛惡

大也同是此

則名者使之榮辱

同是此中之名者使之榮辱也

其變名物也如天如地

言恭默遜於天以受其

地之生

故先王曰道

變化也

管仲有病

以下又擬拾傳益定非一篇桓公往問之曰仲父

之病病矣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

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謁之

雖然君猶不能行也

恐其不從故

仲父命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

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趨對曰臣

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

和事公。公曰：惟烝嬰兒之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妬，堅刃自刑而為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寧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為不久。務時為事久也。蓋虛不長。覆蓋不得長掩，謂上三士皆務為。蓋虛者其姦情終當彰露也。通務為矯意勉務，其所為非其質矣。外以務為內，以蓋虜自古大奸小人之尤，未有不由此塗，亦未有不死見本性者也。

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其所行之行所長之性

情未有餘終為意也言其心之人之將死其言

也善失而反其真也其生不長其死必不終偏而

露其真也反者情久極而歸性露者性久著而歸

情性與情同出而異實天人交操其半我生之天

為先我行之天為後先常不離人後常欲去人一

失一偽一反一露天之乘人而出入機也唯至聖

極惡無出入其中則曹操之香履漢武之粉臺不

如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遂

堂巫而苛病起兵并煩燥也巫善令既逐之而公

療之逐易牙而味不至逐堅刁而官中亂逐公子

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恃乎四子既

四子既乃復四子者處其年凶子作難園公一

室不得出四子既乃復四子者處其年凶子作難園公一

得至公所公曰吾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

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牙堂巫公子開方四人

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行旅有兵難於國之通塗公

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古者羣居一社五家

舌於策謂用此七百食將不得矣故作辭公之食

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見其速死者無知

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

幘以裹首而絕幘所以死十一日蟲出於戶乃知

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扇謂用扇也桓公之所

以身死十一日蟲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

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

牙曰闔不起為寡人壽乎奉尊若酒鮑叔牙奉杯

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

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
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
必不危矣

曰禘第三十三

謂禘有
道之君無道之臣無道之君無道之臣以戒桓公

短語七

詳冗襟比佛書中劣品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昏愚不通諸侯四鄰
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暨
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

君胡有辱令

言已能不皆盡之於君無所隱歲恒

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悛愚不通四鄰諸侯之

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

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

其山川宗廟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

大富之

先故之臣謂祖考時舊臣也今以忠誠收聚而明恤之今其大富也

固其武

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

皆飾形正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

內均和諸侯臣伏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

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為法式

取之以懷來有

德其或以制公來告者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

也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

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吾亦鑒焉

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美道

又何以聞惡為

言君既美好宜通官又於美道修而行之自可為

事乎以此神也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繡緣繡善何

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善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

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善豈知善之為善也管

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

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合

合止也謂止

與之近也有家不治借人為圖

言白不能理其家借他人圖也政令不

善墨墨若夜

言其昏闇之甚也

辟若野獸無所朝處

野獸各處

意為生不相統

不修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辟

若生狂

狂惑者失其性不分善惡也

衆所怨詛

詛謂祝也希不滅亡

進其諛優繁其鐘鼓流於博塞戲其工替誅其良

臣教其婦女

唯與婦女為故從也

獠獵畢弋暴遇諸父

其所接遇

諸父惟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輕刑罰則烈

言其法武之政既已輕內削其民以為攻伐反以

曲至於刑罰作益酷烈功也辟猶漏釜豈能無竭漏釜則江海不流此亦

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

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矣仲

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以鑒焉管子

對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為臣

不實事左右實敬也君知則仕不知必有事必

圖國家徧其發揮良臣皆私其所有必能於循其

相德辨其順逆推育賢人國家及其發又善福之也不使

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下得體
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富處
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為拂遠君為輔
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不諂其
君不毀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
服之服行也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
哉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
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
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為臣宥事

左右執說以進不斬亡已

執說以進於君專遂

進不退所謂知進

假寵鬻貴

假因也鬻其貴尊其

貨賄卑其爵位

但尊其貨貶其爵位進曰輔之退曰

不可

退於君則言已能為輔

以敗其君皆曰非

我

由斯之人不肖故君有敗

不仁羣處以攻賢者

小人所忌者君子故其

見賢若貨

其見賢人無敬

列若求

見賤若過

其見賤人無矜恤之心貪於貨

賄競於酒食不與善人唯其所事

人有曲而事佞

教不恭不友善士讒賊與鬪不彌人爭

其人見之

無滿也。唯趣人詔向人有制命不問可不則湛洒於

酒行義不從

也徒順

不修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為令

迷或其君生奪之政

生猶奪政况於死後乎

保貴寵矜懼寵而矜

考者則保

通擅國益君上以生奪政柄下以保矜

貴寵遷損善士

善士則遷改而損身之

捕援貨人

其所捕造而援引者

唯財貨

入則乘等出則黨駢

其貨賄之人與之同因財同乘而等至其

出也又用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其君君若有

過各奉其身於身自深也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

桓公曰善哉

管子權第三十四 閔

短語八

管子權第十一卷終

管子權卷第十二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侈靡第三十五

侈靡第三十五

通一按此篇
多係管子所
法

短語九

節 逆節生枝翦段雖珍瓊瓊玉葉金豆耳非大
方之宋大約文不論亦正以大雅則大以小巧
則小

① 侈靡大奇矣時出危言另行動人又時真言
吊詭欺人不欲人旦暮如禪偈秘密耳其連行
做儻頗似莊子宿儒難解免亦作者故為方駕
兩行之彼談道此談法故異彼負而神而博此
方而詭而細其才亦異政天地之間耶

② 趙氏謂多錯簡誠有之予億六稍可通為置
解政恐郵書不免異或二三旦暮猶差尹氏故
耳大要奇文亦只可意會景響解不解之間故
非平正通達之比尚書且亦此亦有意擬之云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

天地四時既無所易故曰同。

其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

古淳而今澆。而古今淳故不同也。

可與

政其誅

言今雖不同古可為政。誅其不法以復古。

堯之時。混吾之美

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

信帝信也。言二帝之時比屋可封。美俱在下。其能若

此亦言非有出人之道。終古而已。混同也。

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

足。山無草木曰童。宜其如此也。

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

以其自養之餘。應天子之食。故天下平。言此而感口食。

牛馬之牧不相及。自

相及也。人民之俗不相知。人至老死不相知。不出百

里而來足。

行若不出百里而求者所求足故也。故鄉而不理。靜也。

趙曰按諸君
奇物體不具
也

趙曰一足有
後一足無死
以死之可
以當死也今
周公之法
然其有斷
之罪者首之
斷之之法
死於手使
不使於法
善而民保不
服及於人
法前而後今
人法非不
也

公卿不埋其獄一踣脯一踣屨而當死諸君犯

著一斐屨以耻通一踣腓一踣屨承象刑之化也

易加于諸侯大夫不上諸侯安可施刑刑則采刑

六師耳已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

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也也今周公謂時所用法

則從而考之首滿其罪者亦從而考之應斷足所

死之然人尚不服其罪豈地重人載毀敝而養不

足事末作而民興之其生也今地例重人之生

之所以養有不足人既情是以下名而上實也下

於本業故競起而事末作

越曰大昏謂
夜按夜也謂
夜不明也所
以名之今人
之昏昧

但有農作之名不得自
用而實皆歸於上也
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

聖人察人之本游之於高壽
之域則倍堯以前為然也
大昏也博夜也暗昧

之行也今人主至於大昏
者則以博為夜事故也
昏昧也夜息也上皇

之世大含明以上晦廣靜晏以下息
晦上何滿積

之庸息下何毀救之不足
經曰俗人昭昭我獨若

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又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此大昏博夜出於道家之說

也其倍堯之世混吾之美
之象乎是以易用晦而

明君北極而嚮明
萬物負陰而抱陽
君子闇然而

明君北極而嚮明
萬物負陰而抱陽
君子闇然而

明君北極而嚮明
萬物負陰而抱陽
君子闇然而

明君北極而嚮明
萬物負陰而抱陽
君子闇然而

明君北極而嚮明
萬物負陰而抱陽
君子闇然而

明君北極而嚮明
萬物負陰而抱陽
君子闇然而

明君北極而嚮明
萬物負陰而抱陽
君子闇然而

日章所以至道之極昏然而平旦之存夜氣也故

曰省本而游樂昏夜本也亥子之交天地一元之

復爰應萬古之祖乎是除昏無旦除夜無日猶除

日無歲問曰興時化若何謂度時興也莫善於侈

靡侈靡謂珠玉之用也管氏以為珠玉者凡不可

之以招人故度時興化有實效莫若重珠玉以為侈靡則有實效莫若重珠玉以為侈靡則有實效

也有實謂穀帛可貴而使之無用則珠玉可刑也賤而敬之若此則人之賢不肖可刑也刑

法也侈乃上之務儉是下之本乘尊者得俾奉以

侈無用處卑者取勤本以虛有實上陰下尚上隆

以化下嗇以儲此所為人法也故賤粟米而如敬

珠玉好禮樂而如賤事業本之始也言粟常人賤之賢者貴之

如常人之敬珠玉末業常人貴之賢人賤之今則賢者之好禮樂如常人貴末業若此者可謂務本

始之演貴五穀而賤珠玉明君之德所自秉以風儉

乎以易世而鈞化則無若反之使上貴玉而下賤

穀穀而如珠民大誣矣國亦無利焉故輕重國執

諸篇皆以幣調穀操上重以衡下輕故曰穀貴則

萬物賤穀賤則萬物貴人君御穀物之相勝而操

事於不平故託用於其重以三幣守財物御民事

而平天下然則輕重所以衡流而調其用也侈靡所以導源而握其本也以上侈靡易下儉實而後執可得而設也故天子至百姓所減物不同所貴賤相乘法使反上下交貴賤而用侈之為儉之也此化術也君失術而強豪術盜之則國困(通)禮樂好故上用幣而珠玉敬事業賤故民力農而粟米賤賤事業乃事末作之反也珠者陰之陽也故勝

火

珠生于水而有光鑿故為陰王者陰之陰也故

勝水

之陽以向日則火燔故勝火其化如神
王之陰以向月則水流故勝水其化如神
王言珠

致水火故曰如伸也

故天子減珠玉諸侯減金石大夫畜狗

馬百姓減布帛亦然則強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

賤所貴而貴所賤

粟米可貴而賤之珠玉可賤而貴之

不然鰥寡獨

老不與得焉均之始也

君不貴而裁之則利積於強智雖務鰥寡獨老無故

與之今裁之者所以賤貧之故為均之始

通四減皆國當以待殺之貴

賤而權之者無減則入強智道龍矣則粟米反貴

珠玉及賤賤貴相反百姓故生不給又安四窮得

與五穀之分乎故敵無用而賤有實上侈而下庶

則百姓動於本而賤於養義於分無告有給天下

蕩乎此大同之化均之始也謂始于興時易化上

下以不同為同標不均成均也此結語總結一段

不是承結上句古文有此奇格後世不能亦不知

政與教執急

政者立法以齊物教者訓誘以感心用二者何先也

管子曰夫

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運動

人心之悲

且遠能生人之悲心標然若秋雲棲條有悲憫之容高置

令見其或容人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

亦為之傷悼久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

然若然若靜之靜然若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

氣而和順雖有高燥之人亦皆恬靜喻動人意以

怨。蕩。蕩。若。流。水。教者若秋雲之動人意人既動

教若流也使人思之。人所生往。通四若四人分喻四

教。秋雲夏雲謫靜流水巖以肅之和以煦之靜則

意動而怨流則思生而往教之始也。身必備之。教

若夏雲之順通故其人使人思之人既思之則辟

生其善心教人之始必倘此二者然後可也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句。不肯者化焉。教者既若

而哀憐之又若夏雲之起而閏悅。通以言教格以

之。則天下之賢與不肯無不化焉。通身教從上者下之表也。高立三年而百姓盡仁身

備之也。士有百行于已難全。教人未有不備備而

一聞于身此聞不行矣故責備焉備身如坊表昭
揭而行天下儀之若皎然秋雲在空人見而化矣
雲至秋而昊天高氣清人所喜也人至賢而編襪
身律物不肖所治也斯其比矣敬而待之愛而使

之若樊神山祭之

既從聖化人則敬而來待愛而後使尊衛其君若樊落神山設

祭而祈福者也通敬待愛使屬賢者夫祭神所以威民也

尊賢所以勸民也故曰樊神山祭使其賢不肖祀

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不化賢與不肖皆教

而使之則不今夫政則少則即皆從教則入無所得不化也

則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

平之形

也則若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

以其微驗者全能去則

而使人斯太平之先兆也則法也教以身備所

則也非為則者也故儀行視化不使而聚則政陳

常樹執設一切以示人則究其身于為所則少矣

是教曰內心之徵而政曰外形之徵也人之從上

以象德不以象形上之化人以冥神不以徵貌故

用四心不用革而用恥格不用苛免其所使備而

神斯為使衆而對耳中主之憲未嘗不肅不如賢

主之無憲而肅為則多而取則少辟不辟之謂也

天下人心竅神能知吾之神又能知吾之不神唯

無不神為全神全已之神斯通人之神故曰若樊

神山祭祭不言而則者也用貧與富何知而可問

富之曰甚富不可使其富則驕甚貧不知取則甚貧

中適曰甚富不可使故不可使甚貧不知取則甚貧

知取也水不平而不流無源則竭也平而不流謂水

竭雲平而雨不其無委雲雨則無委雲以助

之其雨必速已上政平而無威則不行此則為政

二事為下有此但行流漫賢智不盡力親左有

用無用則辟向之若相為有兆怨雖曰當有所親

左則有為用者不為用者謂言有中上短下長

無度而用則危本不稱或後上得短而下持長其

能橫恣以敗國故通曰常子罕之擅利施上無度

以制而下長為用終以免君篡國此上短下長危

本不稱也兩承無威無親二者而祀譚次祖犯祖

渝盟傷言譚是也國也祀之事是及次敬祖禍

尊始也和也齊約之信論行也祖盟欲為整齊

也論行尊天地之理所以論威也天地以秋冬為

政者所取則故威不可如之也通天地之理陰陽生殺而已尊之

是為德成唯成生殺天之威靈刑賞君之威權薄

德之君之府囊也

九尊始論行論威為政者所當行德薄之君皆實而歲之故有

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政行也可以王乎

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政行也可以王乎

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政行也可以王乎

神要於先祖而後詛言君政不靖國東倒持于是

危本而託齊盟然而無益也犯者有者傷者接至

矣不知神以國為依盟以行為信兩者輔政之用

非握政之本君自他威而假神威命與幾何其必

法天地刑德之理以論威乎不實不苛如雷震尊

立斷

以強立其志

仁

以好任

所謂悅人

君壽

以政年

召所以壽考由為政以察年之四時令也

通政年如正命不中道夭也

莊子曰可以盡年百姓不夭厲

厲疾也

六畜遮育五

穀遮熟

遮猶也

通遮多也里言有奢遮然後民力可

得用

人俱富而力

通親事則杜上短下長之危保

斷仁任則逸無威無親之故故君以久長壽考民

得怙阜物得蕃穰然後既富之穀可用民也夫以

政先養而後散百姓先知恥而後可使化國之域

無瘠人則盈室之戶無行禽矣此謂自固也不可

勝以待人之可勝也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王

若俱賢則不可得

俱賢若何問曰忽然易卿而移

熱不肖忽然易事而化

去故而

演俱賢如兩鼠聞

穴將勇者勝蓋既無後以待衰必先而奪人故用

人行政忽而變以吾之變勝其所不變而後能加

之如兩驅奔駕加鞭者超之矣故晉方盛而楚莊

反韓孫叔滕趙方強而秦昭潛易武安勝變而足

以成名故成各承獎而民勸之

承先代之獎而

勉之通允變則窮獎之後振取起衰故上得幹益

之舉下有作新之鼓蕙種而民富

富種故以高勉應言

待感與物俱長

應物而後言待感而後動所謂故

日月之明

所謂與日

通故猶效也如故事之故應

風雨而種

風時雨若則以

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斯

民之良也

若人皆德也天地首出庶物不有而醜

天地非天子之事也

不有上帝而又醜惡天通醜

也不有上事而欲類合天地非天子之事天子

配天者政也民變而不能變是故

我傳革也

皮也也悅之傳革則外革而內不革也今人變而有

通。按則本
註。禮記可以
臨人則必重
于化矣

革而不能革不可服

可革而不革則人有

民死信

人無信不立故死在信也

諸侯死化變通之以盡利不

通革主

革故鼎新屋柱壞必更而易之可居民俗故知革

而變之可服故上與下不同通民死於信侯死於

化請問諸侯之化

弊弊謂久行弊也者家也

言國

則以家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

非人所重則當革也

通周禮大藝犖吏禁計也合家以為國故計國者

以家因其所重而輕重行之則化吾君長來適長

來為句若撫因重而行之柄計家起化而下之通

于流水是君有招徠之術長來之也獵君長虎豹

之皮

君好虎豹皮故求皮

用功力之君上金玉幣

君上用金玉為幣故

用功

好戰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

田

宅然後可以充甲兵之賦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飲食者

也侈樂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贍其所願則

能用之耳

君之於人心足欲瞻願然後可用也

通行民之所重一句

應上衣皮以下民窮草食如獸也衣食之輕不足

民生而用其重于死不得矣故道主於侈靡以通

民化財故必有富之用下商賈之行而後能通貧

趙。按。原。上。
集。所。不。錄。也。
行。也。

之振管氏乘馬輕重之本指要歸成化而富不修

貧力本則反于上古不童不柴矣今使衣皮而冠

魚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則言士庶之不能用也傷

心者不可以致功而謂富者吝靡而有餘者則無

而苟且故故嘗至味而厭至樂及食至味而厭之

不能致功而謂富者吝靡而有餘者則無

而雕卵然後渝以灼之然後爨然後爨之

為也也薪也也丹沙之穴不空則商賈不處利故不處也

富者靡之貧者為之則重者所以得成山後靡此百

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為也百姓既為富者

業故能生此富者之靡富成此侈靡亦通九富者

以百姓起之故也豈富者能自為乎

之所靡皆貧者之所為一人而百工之為備力不

相兼故以彼之所怠借此之所振化居而相為然

後得生非以自為也俱自為則無化為之畜化通

畜化為句是結上言化用屬下句言馭臣之術用

今欲為此畜貧富之法其臣者予而奪之謂臣富者變化富者之用也

化之使貧或先少使而輟之既使之多所費通子與而後多奪之也

奪使輟振言用臣之柄徒以以下六者則予奪使輟之變化也詳此義則下所謂乘六即此六柄耶

我以馭臣而強禦弗友反以乘六者而驕我此太

公誅華士之用與強使服事四者固材器使不在

于奪數徒以而富之或空言其利而今得父繫而

伏之或如父罪而繫之于必于虛爵而驕之或空

名而無其位以驕此必其春秋之時而消之富者

物以射音休之利今有裸禮我而居之或有廢用

則當自收而消也時舉其強者以譽之富而又強則

其意而居之為之作聲譽

或今其有通富徒以驟祿貧士伏父繫錄用罪餘

于虛爵貴其體貌而無任如秦賞功之爵收春秋

考課以時而黜陟有祿臣有儲越祿也我以禮齊

而居之臣之功能盛者強也時舉譽以名勸之且

以勸衆此強即勝下強是勇強而使服事服行也

事事辨以辨其有辨明者智以招請則使招來

必成請則今辨繁辭而請招召而謀議請如請事請問廣以招人

請廣則使堅強以乘六廣其德以君能堅

可以乘上之六者可以廣其德又不能使之而流徙

通乘六不可解意君以上六初取下而下之堅強

反乘以教上也以下三從不可使不能使皆亡之

却也堅強而來固為尤以矯令不受祿爵之廢廣

德隱備立名之士流徙近思以造極之士此謂國

亡之邾若不能使任上之六者乃流故法而守常

謂古法得其法者則守常故而不幸也尊禮而變俗則當變之信

而賤文文虛而寡好緣而好駟于朗反緣即捐也

惡者必亂故棄之喻姦通奸緣緣附上也臣媿結

人之雄亦亂國當絕通奸緣緣附上也臣媿結

以求寵好駟駟市儉也大賈曰駟臣以功力市上

祿爵者一曰緣人情而制法脩其教不易俗廉其

政不易宜懸爵祿以酬能不使大言受小祿小言

受大祿駟主市其市必平君臣事使亦市道也此

謂成國之法也為國者反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戚

戚親也反者冥也順其性欲必取也民欲使而教

若能反之然後有或可與之親也以勞勞致有功民欲生而教以死死致有功也難勞

教定而國富積財也死教定而威行致死則莫敢行也

聖人者陰陽理言法除之理故平外而陰中於內則陰

於故信其情者傷其神養其質者修其文情或則

化之美者應其名實應其名變其美者應其時應

其時故變美也通君司變者不與變內樞其神外備其文

以易臣民之化故神運而情不可示文昭而質不
可表及此兩傷故善化變之主裁實而庶名移事
而應時名以人化時以天變其龜端微眇而起用
大此所謂陰陽之理陰陽易也不能兆其端者蓄
及之常事之端不失其兆者故緣地之利緣順承
從天之指指天之意也當承辱舉其死辱猶逆也逆地
也開國閉辱言則辱可開也知其緣地之利者
所以參天地之吉網也能參天地之吉網則承從天
之指者動必明句辱舉其死者與其失人同
逆夫舉事

故與夫人同也公事則道必行公事則無故開其國門其道必行也

者玩之以善言有善言可玩故遠地利有定宜緣用國以約之也

其宜以參吉綱天通昭變化承其化以明勳指此

效天法地之道也失人以下則用人進善之權陽

明為禁陰汙為辱老子曰辱為下陽禁為上陰汙

為死舉一善人禁進而生衆一不肖辱進而死凡

衆人于朝與衆公之也書曰開四門公則國門開

道進行而善言玩私則反是柰其辱辱亦既有辱

唯有報卒爵祭知神宗者操犧牲與其珪璧以執當柰之何

神以謝過耳

其年

當今至祝知神之次執者攝牲及珪家小宮

以小勝大

祭此小指以勝大矣負其中辰其祭

既以謝過又當自中心無所專固有而復畏強長

其虛

其有強大於己者則當長而物正以視其中

情

其於物也雖見其正備未可通素其年辱以下

難解臆之年薦神也臣薦善於君如祝薦年於神

年辱則其不善也必使賢者陳善而薦之如祝史

明神次者操牲殊以薦獻知通神者必通于人可

以格神者必可以定固然而因之利害常相衡也

安能必利而無害但使大小利害相準取小以勝
大如揮袖從輕是也此妙智固于中而善時應于
外也又強諫者畏而受之逆志求道畏強臣儼一
敵國所以開門而來善也唯或內長虛其心而外
正物以視其情則善不榮辱瞭然中見所以閉辱
而無失人也公曰國門則塞百端誰敢教胡以備
之謂有至國門以塞百端警衛此非寇至
塞門塞門政與開門對亦為仁賢玩善言說承上
開國閉辱一五一反此為不然閉而臣有以自掛

者擇天下之所宥

謂不為天下所疾者

擇鬼之所當

謂所

福也

擇人天之所戴

謂為人所仰者

而亟付其身此所

以安之也

得此三德之人付其身而任

通君明何

甯不沐國門何甯不開忽有塞則大封場窳而擅

權當戶而拒賢也能為大封非大德不足以勝能

為大塞非大通不足以招故三擇而一付所以安

身而利國家也不如是門塞且主聾百姓無教且

衆附無以備之田常六卿且作強與短而立齊國

之若何

謂能賊既持強子又執短兵到陣而立

以攻齊國君之何禦之此亦公問之辭

通

強與短是人之剛明與短劣不齊而立欲齊之唯舉賢以風故下俱以用賢弗二應其術則申韓之

名法御數也高予之名而舉之則數悅也重予之

官而危之與之重官則不避危亡也因責其能以隨之猶儼則

踈之毋使人圖之貴知其能隨而任之則自課厲而無所顧望存懼納侮使人圖

之猶踈則數之毋使人曲之因不寵任而踈已者則數思義以悅之

無使人見怨也通舉之官皆民祭危之任艱固

大練之數之施不測之進退杜無形之僞怨此所

以為之也強與短兵之是也大有臣甚大將反

為害謂大臣富有既臣且甚大吾欲優患除害將

小能察大為之柰何言我且欲寬優此患漸除其

亦公之問辭也何潭根之母伐潭深也此以大樹喻

不可伐大臣根黨固事之母入既才能謀且固事

也通彼勢方固我無入挑之輕入必反禍魯孫于

季氏術出于寧孫深繫之母今見之毋使網常

也不儀之母助儀善也彼為不善章明之母滅當

明不善令人皆知生榮之母失謂生榮較之心若

之無使昧滅也謂今他事有十言

不可謀失之時必十言者不勝此一謂今他事有十言

也雖凶必吉

凶而容之屈而事之凶也惡給易誅吉也

通君馭臣唯攬

威福明誅賞而已不儀已上杜其奸也以下結其
恩也有善章明無滅無惡生榮毋失知結不知杜
大臣挾竊柄而上陵知杜不知結勢家輒猜望而
下叛矣持此一權不惑衆口狼化而羊凶殫而吉

故平以滿無事而總以待有事而為之若何

收積

也故使國家從故平安之時蓄積其財

以無事之時收積至時散其積而用也

通無事之
待即國家閒暇總脩其政理財用人無事之大政
也下而分積者立餘日而侈美車馬而馳多酒醴

而靡

積謂富而積財者富而侈食美車

蘇秦所

言臨淄閭雜走狗袂成帷汗成雨市之大都會甲

于天下此則管子侈靡之所鼓為風也至今清淵

駟市數十里列集天下貨物各以類比屢其俗豪

奢倡優游戲五方畢會尤其風被哉千歲毋出食

適不外市此謂本事

雖優千歲常令自食其財無使外則富者之財可得而

收之此縣通鄉縣人有主

於人必有所主其於財

人此治用

官既積財人則於官

通國無異人皆主

於縣人無異用皆統於上之治然而不治積之市

謂不取官則以理其用
積之於市使高價得其利也乃一人積之下一人積

之上此謂利無常積既入市則公私共積之上雖

也常百姓無寶以利為首百姓無他寶唯一上一下

唯利所處利積多者百姓利然後能通通然後成

國無利而不通利靜而不化觀其所出從而修之

不利一不化者則由所出漢挾書唯管子出最早

蓋法家之新于俗威也故賈誼用其法以啓文景

而不行乘孔用其利以平準滂杜用其刑以無害

故卜式所陳縣官坐市管氏疏也管氏疏爾耳

要管子亦未必然春秋既無一微文外傳內政詳
言之亦唯三編四民之業此其託耶至諫及不化
從移貪賈賤壅斷之術亦可鄙矣視其不可使因
以為民等等謂率而齊之不可使謂其人非有文
武之材又不正作役若此者使之率與
齊之人而通此以下言用人以上言化利二者無
事之待本力者使耕而食末業者使化而居民唯
三農商之外則士也差異其等以為民首因官擇
其使以長民譽擇其好名因使長民其有好虛譽
之名者則擇
之使為與通欲任賢去不肖故商視其不可任以

為等而擇任其好名好而不已是以為國紀好名

財乃無積功未成者不可以獨名積財之功未成

事未道者不可以言名成功然後可以獨名言此

人有事道然後可以言名然後可以承致既有名

又有言名然後可以先其士者之為自犯人有士

至於承君之辭報也後其民者之為自犯亦當

是為自化其過也後其民者之為自犯亦當

先之克國今乃後之是通士以道民寧有自犯民

自為其贖不憂國也者重教化也此節主任官義故首士輕國位者

必敗

輕國位則有傲居之心故國敗也

通

爵位輕投所用非人

空政亂踈貴戚者謀將泄

謂貴戚則有外泄之意故謀泄

國之人是為失經

與國之人所謂非我族類者也其心異此謂失國之

也經毋數變易是為敗成

數變易則事繁而無功故曰敗成

大臣得

罪勿出封外是為漏情毋數據大臣之家而飲酒

是為使國大消

飲謂於臣宗則威權移焉物不兩盛故臣強則國消也

通

怒不斷作孽內泄君臣為誑損體大消三堯在臧

於縣返於連比若是者必從是器凶乎

難使三堯在成但懸

其物而不散

地之終亦不能守其物凶必不返於連比之臣臣既得之自用相福則國從是器敗而

山乎蓋印
與字也

通連比比伍連即縣都縣言雖三堯臧

在里井之中我不得用而任之人之云亡邦之殄
瘁也故用人者本也政令者所流而治下也記曰
上酌民言下天上施至尊譚議無賢本不正而下
流沮故令不酌平苟下不治夫高下法天地所以
定君臣而待貴賤以杜爭殺也高下不相待則君
子小人紛履本末倒逆而國且有篡殺叛亂之禍
辟之若尊譚未勝其本也流而下譚延也雖堯守
藏不慈也亡所
如尊位將反而未能勝其本也不平令苟下不治
伏既不可得自然流而下者也

凡始理下者必先能平今令高下者不足以相待

自處其高欲下待此謂救事立而壞何也兵遠而

上必不待之也

畏何也如此謂款君之事其事既立而後壞民已聚

而散何也如此謂款君之事其事既立而後壞功

成而不信者殆兵強而無義者殘不謹於附近而

欲來遠者兵不信欲來遠者必謹於附略近臣合

於其遠者立略禮謂不繁也言於近則略之於通

略謀略也近臣一心謀合於遠所謂制勝于朝廷

不下堂而天下服一日如略地之略臣近合遠兵

出功立亡國之起毀國之族則兵遠而不畏既自

之宗族漸以至三者皆此則兵皆逃遠無兵則威息不遠也通始祖建國必有

法度世臣所由起也亡則不帝廢宗族屏輔毀則

不帝既此孤國也逃兵且至不畏而侮國小而條

大仁而不利猶有爭名者累哉是也不並國之小

復行仁不過其利而猶與樂聚之力以兼人之強

他國爭名是必自累者也以待其害雖聚必散好自勉以聚力欲然人之

雅聚後大王不恃衆而自恃百姓自聚後而後利

之成而無害大王宜父為政所攻乃去凶之故

策而世百口乃不可失

揚切而從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數
言太王播有衆不恃但自恃其德故百姓隨而聚
之供其所須而利之遂至踈戚而好外企以仁而
於成功而無危害者也
謀泄賤寡而好太此所以危人雖企慕於仁而所
謀多泄漏既賤且寡好為衆而約調與衆為實取
適大凡此皆危敗之道也
而言議謂實取彼物於行陰而言陽密於行實為陰
顯利人之有禍而生利言人之無患人雖實禍於
吾欲獨有是若何凡此獨君之事也問獨有之何
是故之時陳財之道可以行此句今也利散而民
察必放之身然後行管氏言此乃古之陳說利散

於下人則察而知之置之於身勿通古時民生養

未逸而俗淳樸乃以道陳財利之下利而上亦利

是故名實無收無患世衰利之遂散而民之知察

以道陳以法令民將不奉約必以身而行所謂輕

重轉化之術君所獨操而審移之也故身作而民

效之謂何以下政言其行術政與書信庸相合蓋

實取行除利禍皆富國強兵內外擅利之害必先

富而後強先自利而乘人利先上筦利而下賤利

是以曰放身然後行公曰謂何問所以長喪以聖

行

其時

聖結也居喪者錢厝之息謂倍長重送奠以

起身財

取居喪之禮使人皆聖結之敗也
重送奠則費用廣擗授則不及事由人
習為精厲庶事不怠故能起身之財
(通)

男女力作之財曰身財一曰役其身用其財合下

文一親往一親來所以合親也

謂一親往死一親來生親無絕時故

曰合此謂衆約人皆親故之重奠可以通三年長

喪至庶草由滋慶深墨點其時此至喪禮也重

喪因以重奠附身附棺廣費校心不以天下儉則

天下之物財身力皆起于用矣合親約衆本先王

緣人情制禮廣孝今乃以陽禮為借除財為用用

非不合于禮也。以是侈靡費之道為殖之術，則絕

聖大盜之說，蓋有由來矣。問用之若何？問用巨瘞

墉，所以使貧民也。應語謂墉中埋藏處，深墉也。曾

培，以役美龍墓，所以文明也。應語謂美文巨棺，柳

其力也。美龍墓，所以文明也。應語謂美文巨棺，柳

所以起木工也。墉，習為之工也。多衣食，所以起女

工也。曾為衣食，則猶不盡，故有次浮也。謂上不盡

也。次浮，謂棺槨也。有差禁，以蓄其制，辱平之外，此

葬之外，是也。有瘞，歲以蓄物，以備節之次浮也。作此

相食，然後民相利，守戰之備合矣。方喪之時，芋子

鄰里為食以相餉如此則連相斷親恩情結固鄉
至於守戰之時必誠力齊敵而不能當之矣
殊俗國異禮則民不流矣各得其俗禮味異則人
也 不同法則民不困鄉丘老不通觀誅流散則人
不眺立大也大老者各足於其所不相交通流散
於其仰則誅之令其觀見如此則人去其在
不眺望他通喪葬資用通工易事曰相食相利利
之所趨安居樂業睦里親上可守可戰而民不流
殊俗異禮尊卑貴賤之等也隆殺不同故民不因
鄉丘老不通死徙無出有流散則誅故不眺安鄉
樂宅享祭而謳吟稱號者皆誅所以留民俗也今皆

安樂御宅享祭先祖其有誣於他者則誅
之或有稱舉延誅於他者皆誅之凡此皆欲
止人俗不斷方井田之數方而立之田數歷三
今轉移不方井田之數方而立之田數歷三
也井田謂之乘馬十六制之陵谿立鬼神而謹祭每
井曰丘四丘為甸四丘謂之乘馬十六制之陵谿立鬼神而謹祭每
陵深谿皆有靈馬立皆以能別以為食數示重本
鬼神之伺使人祭之皆以能別以為食數示重本
也故曰以大小皆各有材候多者食衆少者食寡
也故曰以大小皆各有材候多者食衆少者食寡
通喪葬以厚死內之鬼神也陵谿以謹祭外之鬼
神也唯神道之設足以約衆唯吉凶之用衆以靡
財此治幽者也能別為食數則治明者乃王人莫

祿之制從下士視農以上皆因能詔食者也食於

官出於農農穀有所廢用則本業不損而重故地

廣千里者祿重而祭尊其君無餘言不修祭以通

祿祭承上謹祭食數二者重而辨之其用豈則國

之所入屢供神人之用而君無餘矣地與他若一

者從而艾之從謂次當受對者艾謂減削也言修

削減其地與次君始者謂始為艾若一者從乎殺

與于殺若一者言始受封之君本既無地故取先

自取與受而殺之彼自取與于始從者艾艾若一

封者今與先受封者地均若一也從者艾艾若一

者從于殺與于殺若一者從無封始句王事者上

句王者言從者先無封始王事故艾取上事句

霸者生功言重本次命以生立其功凡此皆為重

也本是為十畝分免而不爭言先人而自後也也

十畝謂十里之地每里為一畝故曰十畝若他國

來分則勸勉而與之不致交爭如此者所以先他

人自取通地與他若一以下承上斷方井田食數

而言艾治田也地與人一而富不如在治之耳治

之而與人若一此新國勸耕辟土之法雖萬畝而

攻苦田新當以其食從艾若一而從殺若一則

新田比人成田殺什一也寬之也從者父是皆與
功後相率而從辟治者亦從于殺什一所以廣勸
耕而盡地政也當從無封始為句王事者上為句
王者上事為句此制從無封而始王道以此為上
事重農務本寬賦勸功政在養民無先此矣上事
以民事為上而我不急利生功則督其民而有較
功分人之利焉此王霸之辨有心無心皞皞騷虞
之說也方里至百千皆從十起數以禹廣之其本
皆由農田始故始建之封父王霸之事功率重本

也曰井之治地籍徹為分不起畝稅從殺者并分

而免之及其舍稔而後齊一民收于前君收于後

所謂先人而後已也一曰從殺從凶年也記曰年

雖大殺是免科者從殺官禮之司言國官禮各有司昭穆

之離離謂次位別也先後功器事之治功有大器有精麤各定其先

後之尊鬼而守尊鬼謂謹其豆祭之禮也故曰戰事之任高功

而下死句本事戰士雖有高下之殊食功而省利

勸臣詞其有功省其無功則臣勸也上義而不能與小利上當操大義而

主斷不可顧小利而移也五官者人爭其職然後君聞官爭理職則國

治故君名祭之時上賢者也謂助祭之時賢者居

所故君臣掌祭者掌禮以行事所用其智謀或君

也君臣掌則上下均臣能行君事故此以知上賢

無益也其凶茲適祭祀之時非不上賢但諸臣亦

云上賢而不用其智謀與祭時適故曰上賢者凶

謂空之而已而後賢者昌後賢則功上義以禁

暴義者所以除去尊祖以敬祖祖始也尊立祖廟

也聚宗以朝殺示不輕為主也謂聚魯也小之封

親疎之幾凡此通尊鬼而守故為句高功而下死

為句守故守舊法也下死死戰不如成功也以此
本事食功差祿臣之制利省不冒而臣勤無漏但
一主上義而禁小利則五官爭效其誠獻功以上
聞矣夫君臣共掌唯祭祀祝史序事有上賢之虛
名而無役賢之實績無益而適亡耳故上不如役
役之而差其功勸其誠使下不沒才而上義可以
禁暴此上義與上文開應尊祖與尊鬼開應此段
大指首揭官司昭穆承上祭神祿臣二項以器事
尊鬼以戰事勇功然而宗廟之秩與朝廷之後官

越。按此以下。有。人。思。用。之。字。

不同等也云云故義之上祖之尊兩條無害是以

廟中之序用聚以聯宗姓朝中之任用教以持賢

勞國體各有辨君道各有適則為主之不可輕也

載祭明置

載行也言公將為行祭至明而置之欲人不知也

高子聞之以

告中寢諸子

高子齊大夫聞君之將行故告中寢諸子謂疾諸子之居中寢者

寢諸子告寡人舍朝不賜饋

常禮退朝常賜饋而今不然故致恠之

中寢諸子告宮中女子曰公將有行故不送公

故不送公言無行女安聞之曰聞之中寢諸子索

中寢諸子而問之寡人無行女安聞之吾聞之先

人。句諸侯舍於朝不與饋者非有外事必有內憂

公曰吾不欲與汝及若若不欲與汝論此言也女言至馬不

得母與女及若言至理吾欲致諸侯諸侯不至若

何哉女子不辯於致諸侯婦人無措於外政故自不明於致諸侯之理自

吾不為污殺之事人布織不可得而衣污殺言人所

為已用故有布不得而衣言此者欲極公立威以

服諸侯服者寡也后不用威聖故雖有聖人惡用之人亦何能用章也為匹

夫不能服三通中寢諸子一段前後不相屬侈靡

家即其事也通中寢諸子一段前後不相屬侈靡

越。按。此。好。之。事。也。居。已。下。人。也。雖。有。聖。人。惡。用。之。言。不。下。人。則。誰。然。不。至。而。聖。人。亦。無。用。也。

不得衣聖人無用之不為侈靡變化財不得富伯

王無用之能摩故道新導定國家然後化時乎

新道謂度時而制法言能摩故道以新其事也故

道謂先王之典刑成新道定國家然後可以化

也國貧而鄰富直美於朝市國言國朝貧而邊鄰

之邑必苞其財貨好國富而鄰貧莫盡如市國富

道朝以市權利也富富於市富以市人富不虛取故鄰人不虛與故也通上

利積貯下利通市無積國貧而利專富於鄰奸商

游賈矯取利乘上走而並市其美如此則上因多

積國富而下無居息鄰邑蕭然人無廢貨之利則

市不通而人莫盡知也如此則下困而究上亦困

河也為本末相為勸起新故不可不以時化而史

耳此先論富國然後下及強兵市也者勸也勸者

所以起本善農者能多致市利則自善句而未事

起不侈本事不得立農事不給故本末不得立通

本善為句主欲興本之善備末侈以起之末貨不

流行農穀無所易滯殘本傷選賢舉能不可得惡

得伐不服用欲伐不服用必待賢能通財富祿充而後可選

賢能以伐不服上言二事此亦兩承上百夫無長

不可臨也。

若無賢雖百夫之長無人為之

千乘有道不可修也。

千

乘之國有道以用之則不可修營而伐之也。

通備如左傳脩郟之條夫

紂在上惡得伐不得。

紂在上位萬人雖之鬼神怒之雖其旅若林莫不倒于自

伐故無有也釣則戰守則攻。

言伐紂者力釣則與之野戰城守則固而

通釣則戰是泛言兵事力敵則兩戰不敵則弱

守而強攻百蓋無築千聚無社謂之陋。一舉而取

天下有一動之時也。

不言紂人苟且雖有千聚之夫不立一社以統之如此者為

政之陋也故武王一舉取天下而有之此萬代一時之事也。

通有時與上然後

化時應國自伐而人伐之無築無社則與紂之前

徒倒戈同一陋耳故乘此時一舉而有天下萬諸

侯鈞為民無聽

雖使為諸侯鈞引於人必不聽此三言者責

通為諸侯

鈞地醜德齊故七雄二百餘率不能統一民無聽

也民去暴而歸仁也上位不能為功更制其能王

乎

居上位不獨立其功不更共利之若此者必不能王也

通民鈞無聽必為

功更制我有勝人然後能王緣故修法以政治道

則約殺子吾君故取夷吾謂替

子君之子也其能謀順故常修理法

制為政不違於道若此者可六謀要殺君子之不當立者吾君所以取夷吾為替者為此道也

通數言難解按上言更制能王此脩法政治意在

緣故而更制以脩楹應上庠故道新道定國然後
化時以此有道約諸侯殺無道如武之伐紂一舉
取天下之時也子字不解王制雖大曰子夷之也
有道王之無道夷之或是與一曰有道治國民所
望而歸也相約殺其君而子於吾如紂倒戈然替
獻替也更替也謂以夷吾獻替之謀改紀新故以
定國家而成王業也一曰桓之意主循故仲之政
主更新故曰君取故而夷吾謂替更之謂也○以
下進休悠眇難于吊詭深揣臆解未敢信然舊註

大井公曰何若

問何以獨對曰以同

以其德智其

同故取也

其

日久臨可立而待

通

出治以同民成化於久道摩

故新更制而王此革之用也革曰已日乃卒非主

臣上下同德同心何為乎非惠心惠德必世後仁

何能乎以同乎道也日久臨已日道也如是取故

法一日備而更新不戒而卒不崇朝而徧立而待

耳欲速小補其民不信索食小祀其神不昭故祀

無福報而有沈浮蓋厚德輕財之所示先立象期

國民從志乎德厚利之所感知禱之以祈神不在

財而名則知政之以同民不在利而德矣焚燎瘞
沉沉浮之祭也縷帛即奠帛焚埋此借祭祀明輕
財收民之道故下接言鈞同其財民爭悅依之至
十而萬服而成民期矣而化不知而後更法臨之
政與上摩故新化時國鄙貧富之指相照在仲內
而寄之王道則養而教之事也故為軋屈詭欺人

耳鬼神不明

謂君子不當立而待其享祭鬼神之神位危亡

也明囊索之食無報明厚德也

此論桓公之隱雖以囊索之食遺人不求

其報所以明厚德也沈浮示輕財也

其散施於人不顧其沈所以示輕財也不得其

報曰沈得報曰淳或先立象而定期則民從之

曰祭川曰沈得也法象與人定期人則率服皆順從也故為禱謂先人禱朝通祭祀之

朝事縷綿明輕財而重名以賞賜所明者輕財而

重名公曰同臨所謂同者其以先後智渝者也謂

臣德同君者能先後於君其遇危則智則智鈞同財

爭依則說則說而爭依於已十則從服若財十

則服而萬則化成功而不能識變化而無不如意

故可以成功而而民期然後成形而更名則臨矣言人心期以為主相與樂推然後成形通民期成

於以名前所服之人則臨之以為君矣通民期成

形而更名則臨即其日久臨之說也由同而十而
萬由依而服而化不識則昏天下之人心同於我
而乎我一人之心同於天下過則化存則神如風
而寒暑變於前而民不知出入作息順於上而民
不識何不可更而臨之故由於同之本其以先由
於同之更其以後在知臨大君之宜化而調之曰
識先後用耳不識先後不謂智不智不可更淪者
更也更同而臨請問為邊若何問所以防對曰夫
邊日變不可以常智觀也邊者兩國交爭寇敵同
鄰日有變當應機而動

常言曰：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為自亂。未變者慮

謂先時也。更益其亂，故曰是為自亂也。請問諸

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因其謀。諸變則曰變也。謂

亂然後以事任之，因其所謀也。請問諸邊，非問辭

參亂與自亂相承，言人君訪詢邊情而為之事，謀

方百里之地，樹表相望者，丈夫走禍，婦人備食。謂

國自國都至邊境，每於高險之處，樹立其表，

以備食也。通：樹表如後世烽火，遞外以傳內外

赴警而內備，敵曰內外相備，內外相備。防內內備

食以給外故春秋曰敗曰千金稱本而動春秋

尤為農要此二時而有戰但經一日敗侯人不可

費千金故為國者必當稱本而動也侯人不可

重也唯交於上能必於邊之辭侯人謂詔侯之來

或伺我虛實規我動靜不可使重之世有能與通

上交必定危境之辭至國不易者其可重也通

周禮有候人即候吏偵騎逸之交與辭主之能因

交無搗或能必辭無溢言其人貴選不貴溢得則

成旱陸之陸失起吳楚之爭故不可重也與不可

不重同行人可不有私向不有私所以為內因也

行人使人也若何而可唯不有私耳通可不有私

無私則意成故能為國內成事者也通

為句即不可有私行人兩國疆場往來之使使能

者有主矣而內事

使人出境必有所主其主者欲成內國之事

通使能

起下上察邊防外之事下使能國內之事安內操

外備邊盡矣萬世之國必有萬世之實無萬世之實不能成

為世之國

通不信賢國空虛故以有賢人為實必因天

地之道

天地之道順以動者也

無使其內使其外

應內而外失外清也

使其小毋使其大通天清陽在上資始地重陰在

下資生故卑高以陳貴賤之品也有德在位居內

而國大有能在職後外而任小弃其國寶應小而失大事

之宜大臣國之寶也今非通棄其國寶屬下句直
理使之故曰棄國寶也

至而聖爵祿國之寶也弃而不吝以任大臣必其
人聖智足當之故曰貴一與而聖小臣量材器使
稱其能而與之官則無溺職而小材皆可為通能
則專二語大臣也椽如漢椽吏之椽佐吏小官毋
使踰尊陵大踰則小官大下侵上能官官為君即
主也主能用人合羣不守而自不散以大統小衆
乃有長不然則人起為敵此君亂合人羣之道也
使其太貴一與而聖句稱其實使其小可以為道

謂使其大臣當其一事與其事必無轉移知能則此則舉其有能立聖人之功謂其賢矣能則

專車則佚使得其能於事必專操能踰則操於踰

橋猶操也謂鑿橋以為梯九欲踰越高遠必因橋而後能若不因梯直欲踰之則不能踰矣然則踰

因操而踰矣此猶成功必有良能官則不守而不

臣賢佐然後事遂而名立也有司之官則衆能

散官謂防禦之國也能守之其必放也衆能

伯不然將見對伯長也謂材能之士衆必能為之

已以兩雄角君子者勉於亂人者也君子者德民

察人不為非見亂者也故輕者輕重者重前後不

人所亂謂臣人重謂君也凡君臣所以能相慈者輕

慈能事重重能制輕然後慈惠之心油然而生矣今

輕自在輕重自在重或前或後不通輕重即中大
相交接否之謂也何慈之有乎
小使能之權不別輕重而全祿之國貧用乏全實
之善變為惡凶以使帝○輕重因其人或前輕而
重或前重而輕非我有私愛也故曰前後不慈輕
者在下進希爵祿我操實而使之下必奮于功重
者在上名位已極席寵滿志我無從而起輕使之
矣故輕重必有齊大賢重之上位論道以經邦小
材輕之下秩慕實而樂死是以用人無全祿全實
以輕重前後而已允輕者操實也

臣須君食故以
必操君實也

輕則可使

則輕而操實也

重不可起

輕重無實則輕重

有齊重以為國

則重者不厭

輕以為死

可以適使輕母

全祿貧國而用不足

欲全其祿不以與下則財去而人散故因逾貧而用愈不足

也毋全賞好德惡句

亡使常

雜曰好德全賞而不下

乃常人若此

請問先合於天下而無私怨

謂與天

人皆樂推故

犯強而無私害

雖犯於強乃以公義

無私怨也

比也為之若何對曰國雖強令必忠以義今志以

必德

國雖弱令必敬以哀

令敬以哀雖

強弱不犯

則人欲聽矣

犯雖弱

通忠義敬哀事大字小兩

不犯則兩得欲先人而自後而無以為仁也先人自後

大國禮之何加功於人而勿得施功而不所索者

遠矣索貨而匿民所爭者外矣交爭無禮者通先

人而不以為仁加功人而不自得則其量所索遠

而所爭外矣外則不爭功名之內遠則囊括四海

明無私交則無內怨私交則不公而與大則勝怨

與大國私交眾則怨殺夷吾也使君私交首夷吾

殺通有德必有怨私交之眾不勝怨家之多則羣

殺演殺不怨利不庸王者之所以同天下惟無私

也私出一人之欲無私合天下之欲為欲滅孫曰
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故人欲聽者我無
欲以聽人欲者也凡人私有欲一曰先己而後
人一曰施人而求報兩者所索所爭狹而無遠內
而無外於天下何嘗無交無合而我私於內比天
下忘且知吾之私而內忘矣是以與小不如與大
之勝也大心者外公而無內私也故不令人喜不
令人怒忘不可得親不可得既天下忘其德安生
其怨惟有欲而私交者交雖眾其遺于交之外者

更衆矣天下各逞其欲以攻吾之私是以朋家鬻

而亂賊起故曰怨殺夷吾何也君相持天下之干

造天下之福也叢天下之怨者也可畏也如以予

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奪其

事不奪其事則各安其業食無不足也適于則私毋奪則公此謂無

外內之患事故也內則食足則外則志忘也君臣之際也非有君臣

禮義相親也禮義者人君之神也禮義在則君

以宰故且君臣之屬也以義相屬親戚之愛性也

性也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索求也君親之於臣

也

事也臣張屬君當使人君不安者屬際也使君不

以事親之故事君若則臣但以義際不可不謹也臣無愛敬或化為

君無愛敬故也也不可不謹也臣無愛敬不可不謹

也通君臣義合非可私也其際交必以禮義為人

君之神而後其聯屬如親戚之愛出于性然此謂

審大同之公為求聯屬之道故也以無禮義之紀

君失其神而與臣下比則屬不以禮而以際際者

上下相與但以位分之交而情義不孚也陵僞黨

叛將起君將不安賢不可威國賢則邦能不可留材能當引用之不通尊賢使能故坐論在朝廷君

有禮接而無威陵宣力在邦國士有效才而無留

良杜事之於前易也水鳥之汨也

嘉山之書先其未然而杜塞之

則其易猶水之在舟以

人聚之壤地之美也

地之美

也

聚人死之通熟與相食而樂聚樂土安居而

老光若江湖之大也

人所以為君致死者則君量若朝水之大無不容納故也

求珠貝者不令也

君之於人有所蓄擇若求珠貝者不令也

求珠貝者不令也

澤之大不令而下就養者歸祭祀饋熟宰烹皆熟

祭畢旅酬政此時若達熟則交解不虞矣為不可

食而利之况又遠其利乎利在來求不煩教今逐

神而遠熟交解者不處况通古况字遺利君之於

款之若逐神長之若遠熟其逐神者交解祭祀三

夜召處其遠熟也雖有兄弟之親亦遠利而去焉

之厚深莫與夫夫事左道遠中國之人為句謂人

誰敢窺視之哉中國之人觀危國通君而弋其能者豈不幾

得正於危社主哉中國謂得禮義之中國也弋取也社

已用如此則過君通中國即國中必與之養而其

之社主近於危也情合失利則左矣凡立君以安人也興王之主無

不同民危亂之主無不拂民舍其同而左之是親

危國過君而弋之也弋謂取其能而法之如此必

危社主利不可法故民流神不可法故事之不計亦

其法不知神之所在故畏敬事之所謂陰陽不測之者也通利人之所欲不可

法而禁故民赴如流水神無形與聲不可法而求

故敬事之如在天地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天地

曰立不息故能生成不已以天地變不可留停故

動化其故以就其新然亦猶故之內時周而復始

無所易是故得天者高而不崩謂得天變化日新

尊高而不得人者卑而不可勝得人則衆歸之是

故聖人重之謂重人君重之謂重也謂重也通得天化故而

故聖人重之謂重人君重之謂重也謂重也通得天化故而

從新者也得人散利以同民者也天道變化而有
 常故高不崩人心附利而合衆故卑不可勝聖人
 人君一也法其化精治身而緒治國同其流平結
 民而高守位神天之用也利民之趨也唯不可留
 乃不可法故至貞生至信句至句一也謂正心生
 也言往至絞句生絞謂急言私也言生而慮之
 至自有道正生剛信至言往則絞來皆不務以文
 勝情文勝情不務以多勝少故多不能勝之
 生至信句往至絞句生至合下為句君心正莫不

正而天下信之此中孚之化徒以至言為膠絲物

東民且若操切矣故生至有道不以文勝情主中

孚也不以多勝少主術約也不動則望有牆思于

不動則望思于首如擿馬思于旬身行思于必全均平正直思于法制度量王

者典器也思于常器也思于執故義道畏變也思于君人執守故

妄有所變也思于天地若夫神之動化變者也思于天地

之極也思于天地之極思于神而動化變流榮思于能與化起而王

用則不可以道山也思于其所運則思于不可以常道格

類於山也思于通典器執故者畏變而合天地神化

之其富饒取思于

者莫與天地同極極則變變則通通則王用之道

不可以止山民止之義也仁者善用智者善用非

其人則與神往矣

非其人尚能用之則明無不用如此者可謂通靈合契與神往

也來通非仁智不能用神神將流散而往○務文多

勝人者動於外者也用情少事人者凝於內者也

主心無為百物自刑如天極不動象星自共是以

天下之人儀而望之有虧可依其表正也行而則

之自均可象其過化也然後以法制典器執故而

更新之變化通於鬼神而動靜合於天地經萬世

而王化不可止以王道之原無止也將為無仁智

而妙道用其聖人乎非其人化不流而神與往矣

衣食之於人也不可以一日違也

一日違衣食生理或幾乎不全

也親戚可以時大相

謂時大聚會之

是故聖人萬

民艱處而立焉

人者有能而為故聖人處立人

死則易云

死則無所為不憂

生則難合也

生若有

心合而無防

故一為賞

再為常三為固

然謂行

其賜人則欣

以為賞頌再為之則人以為常謂

至此時必當

有賞頌三為之則以為理固當然無

懷懼

通此又申私交屬際歸禮義應上文其小行

之

心

文

之則俗也若小行其賞則人習之久之則禮義

一行厚賞則人荷德而故無使下當上必行之無

懷思此禮義之正者也然後移商人於國非用人也

下人每至時所必然後移商人於國非用人也

君上必行之賞也然後移商人於國非用人也

不希上賞則專意於市通無使下為固然必行則

故商人皆移來入國也通無使下為固然必行則

下必盡功能以市上賞故曰移商人於國非用人

也人自來市非我用之此等秦末之談春秋所不

道。一曰衣食之於人以下皆承上神用動變歸

上下市交以應侈靡之化從其衣食之急而時為

親戚之大以習俗之小而扶禮義之久則上可以

祿賞市羣臣之用而下即可以豐侈通商人之利所謂移商於國用人理財無利之法也借財以鼓人能即借人以通國布故不擇鄉以下皆言商人貨殖處使出入唯利無常內發山林之歲而外息市廛之居此可觀利之流矣即可觀人之情矣必上侈下靡乎貴賤其錫予賤通其廢若是以上下之交其親于父子而君臣之財其化如商賈唯侈靡之神用鼓動其貪心究使侈靡之久化積守其衣食此法之變之極也不得則有徙移市邑之一

端即所謂恣然易事變而成名此法變之小者也

一章文義指歸盡此大略借在術主在利不擇

而處不擇君而使商人常隨利往來故出則從利

入則不守商人出則恒忙而為其入國也國之

山林也則而利之商人結不為國亦有利於國

密受而取市塵之所及二依其本市則家業皆買

其利也工商二族位之以為通不中什二者非吾財也故

本此商二族位之以為通曰二依其本故上侈而下廉得商賈之利而君臣

相上下得商工之用故依相親則君臣之財不私

藏相親不私則情公通極言商人之于利以比君臣應

上言利又歸本篇侈靡然則貪動枳而得食矣枳

者所為擁塞也農人貪商賈而動者則多徙邑移

市亦為數一其有田邑之人今移於市通貪人必

求利于市故不敢妄動如枳藩守而化居各得其

食若輕移徙必失利向之什二止得數一耳問曰

多賢可云問多賢之對曰魚鼈之不食呬者不出

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霜雪不能殺是

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能自理者則有餘不豈云

管子卷之五 長上 四十五

載

能自理則聖人不能致自斯之外何可云者

通

王制司馬辨論官材

云之為言論教之也夷吾之聞也不欲強能

林士

心不慕已勿強引之也

通

強人以不能不服智而不牧

林士

上不服則勿養之

通

能士無以服之雖智不為役一曰強

官人能不服其心智不為我使牧臣牧也若前虛

期於卬津若出於一耶然則可以虛

期一月曰

貌君人之道當若每旬之虛而任數自期以來日

先至津然後出一明矣如此虛而任數理足自

人但虛懷接物賢**通**自虛即期虛天以寅申為天
津首尾月死於甲生於庚政以朔虛參用而後明

生如一以喻士不為用則虛名因而虛之即下既而薄之也然後士習可一矣○一曰日為君月為臣君道亢制臣道卑服故月常以朔虛為氣盈之用盈則饒也虛則詘也詘月以應日然後明生如一比于詘臣以服君上下之交一如此故月可虛而成歲臣可服而成治不可虛乃用下之既薄故既其道而薄其所予則士云矣士之道藝則能既而服之至人所與則薄而少之如此則必自來其理可也通高賢道廣則爵從崇小才道既則任從薄政論材也不擇人而予之謂之好

人不擇人而取之謂之好利

可遇人則與無所簡擇

不審此兩者以為處行則云矣

而若謂不擇取

而與用此以為處身

之行則其理可云矣 ① 好人好利非好賢也

處行賢可論矣不方之政不可以為國

謂不方之政

曲靜之言不可以為道

靜節時於政與時往矣

允為節度富合於時不動以為道齊以為行

不為

以施政教與時俱往

避世之道不可以進取

苟避世則

若無所能故

陽者進謀幾者應感

明其率首

之不可取

再殺則齊

一殺尚有奈差必再殺然後

所感也

齊文王再寫伐崇武王再

伐紂然後運可請也

既齊則天下服故請問歷數之運將涉帝位也陽者進謀

以下公問之辭也

⑩方正蕩平王道也曲為偏靜為無用

世安賴之政必法天隨時而節如生殺刑賞其大者主不動為道齊不一為行去其避世之冗要于經世之務謀進顯之幾感應之猶恐世之不齊其再殺乎即誰能去兵齊之以刑也如此後可四世運而應天運前段云矣已完不方以下皆問辭下曰時曰不殺皆與此應。一曰曲者拘于隅而不通靜者安於常而不動變化不神與道相違道因

時者也。以道合時，以時節政。是以靜為道，祇動為道。行身主不動，以齊行則避世之為非，進取之權也。偏於陰也。守陰乘陽，進謀而用幾，時生則生，時殺則殺，以殺為生而沒齊，此天地之運而節時者之所請法也。殺之齊與不動之齊，一矣。陽進幾，庶再殺皆運也。所謂節時于政與時往也。故下對運謀一取之時，對曰天運。謀者天地之虛滿也。合難也。言歷運之謀，崇時相因。若天地之有端，虛合春也。難乃理之不可已者也。春夏為合，秋冬為虛。春

秋冬夏之勝也。

若無春秋之變，則不能相勝而成。或有道之伐，無道亦猶是也。

然有知強弱之所尤然後應諸侯取交

尤殊絕也
謂應運而

王者必有智而強殊絕於衆然
後應諸侯可以取天下之交

故知安危國之所

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神

謂以神以神事鬼
謂依時而享鬼

也故國無罪而君壽而民不殺智運謀而雜彙刃

焉難用智運謀亦須然以
成之故曰雜彙也

其滿為感

感則物應
故滿也

其

虛為亡

亡則物散
故重也

滿虛之合有時而為實

實也
滿時為

時而為動

動散也
時為

地陽時貸

地在陽時既貸為其
物精氣以長委也

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寒

原謂過於寒熱冬有
極寒夏有極熱夏有

極熱冬有極寒是故王者謹於日

至謂冬夏至也當知
二至之寒熱也故

知虛滿之所在以為政令

知其寒熱之虛已殺生

向其合而未散可以決事

時冬時既有肅殺其萌芽內發欲生也然其時

方寒令而未有時可以決斷罰罪之事也

將合可以異其隨行以為兵

是謂事端初見也謂夏末初秋之時寒涼方至將疑合初見其為隨此時而行可以為兵威也

其多少以為曲政

其之所由各有多少曲政運謀節

時於政也運時在天地謀政在人以人合天必通

於時之化為化中則守之偏則調之極則應而動

之精以治身緒以治國謀于此美虛滿也合難也

孤虛旺相分至之候也強弱也多少也陰陽進退

長短之度也皆天見其時君應其政故觀于天地
四時陰陽之所尤則外以應邦事而內以安存國
天人神鬼交感之數盡于此時矣所以君民國三
壽者乘時而得天也安危定傾與天與人之說也
以智運謀合時之變以雜橐籥用時之寂滿為感
之虛為止之合為實之動之其上則二至陰陽進
退之極物盛則衰也其下則二分合散動靜之中
氣長則消也其元則一陽乎陽出于地以時善貸
生殺萬物道有極至而運相變遞是以天道聖人

常守其中偏則冬厚夏熱陽厚陰寒起于二候之
極不調而二氣之錯相遇矣是唯王者謹于日至
以察天運而知虛滿之在因布政令而調生殺之
謀用其中則合而未散以決德刑之章相其偏則
將合以禹為春首憲隨行為兵為武肅殺皆從時
運多少之分應之委曲之政其生也殺也非我也
虛皆合雜之所運則時乎此謂政與時往陽進謀
幾廢成是故殺不宥生而殺以為生再殺則齊道
余云再殺者運從陰殺起陽生又四陽生歸

陰殺則萬物瘳天之神用道之秘符亦國之時政

難言哉難言哉請問形有時而變乎

謂歲年多吉凶之變可知

對曰陰陽之分定則甘苦之草生也

陰陽之分定於古則有甘

草生莠是也定於凶則苦草生莠是也

從其宜則酸鹹和焉

謂從四時之宜

以酸鹹之味和而食焉若春多酸冬多鹹是也

而形色定焉以為聲樂色

青醜色黑青聲角黑聲羽言定色而生聲

夫陰陽進退滿虛亡時其散

合可以視歲唯聖人不為歲

言陰陽滿虛散合可知歲之豐荒也

能知滿虛奪餘滿補不足

聖人善法滿虛之所在故奪有餘者補於不足

以通政事以贍民常

或滿與虛萬人均平故能通達政事弊足於人使修常道

地之變氣應其所出

謂地見災變之法以氣應其水之

變氣應之以精受之以豫

水見災變之氣則當應

受之者須預有

天之變氣應之以正

天觀守正以

也

且夫天地精氣有五不必為沮

謂五行之時

不能必則

其亟而反其重咳連上下一必為句動豎

之進退即此數之難得者也

其為沮敗也或變有

滯疑久而不去者或發動而有所毀傷者或此

形之時變也

謂歲年之

通王代天也天時王政之

所節也不曰時有變而不常必循常以膠合天人

之形幾不應符而坐視以行盡聖人為無權矣矣
云造命不言命也故曰唯聖人不為歲奪餘滿補
不足夫二至變遷甘苦草生此陰陽之相乘代而
氣變極於斯矣從而布五行於四時則五味五色
五聲之宜迭竭還生其滿虛散合之進退乎亡時
者于觀歲變焉而變之亡時未嘗不時于觀歲通
焉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之道不外於定而能相
分以神其定則應之所為轉之也故曰通政事以
體民常醫用之尤承以療民疾而相運王用之奪

補以四民經而相變也變之氣三虛之通三地有
形也救之其出天無形也謂之以云水無形而有
形也感之雩鼓坊之庸堤五氣之在天地得常斯
平失常斯異邪氣也注焉忽焉勃焉始奮以孟
盛盈以重終陵以防其奮也少之不可遷而沮
其盈浸以衰反之而以動杜其陵蓋天地之道不
可人卑而可以人挽此動致之功以銷流之之應
也洪範時恒在皇極之克繁露日月水旱祲救在
陰陽之經數之難得形之時變而聖人不任數不

逐形以通其變此為奪補政事故兩儀倚聖人之
胡為變而六合恃聖人之輔為生沮平氣之陽若
如辭靜言欲沮及平和之陽無熱餘氣之潛然而
動愛氣之潛然而哀胡得而治動動之餘氣潛然
已潛然而哀則氣候之動難知者也故通沮止也
曰胡得而治動自沮平已下公問之辭通沮止也
靜也不必沮其五則當沮其平陽動陰靜沮動以
靜然而餘氣愛氣之潛而動潛而哀則皆陽候也
胡治之氣毋子相生我生曰餘氣生我曰愛氣秋
虛旺相之相乘相竭未來者進而將則過去者空

而衰矣。治動者于此迎其生而甄之，即葆其元而
含之，所以培上下相生之符而制先後相克之害
也。太史之占歲運以啓王者之訓，贊以示道者之
煉備，不過五德四序之運官，善持其靜以治其動
而已。微乎對曰：得之衰時位而觀之，得其時立分
位而觀之，位而觀之。俗美然後有輝，俗深思也謂深得其美也
察之，察之。俗美然後有輝，俗深思也謂深得其美也
修之心，其殺以相待。既知讓之其所召則修德於
以待，以待。故有滿虛哀樂之氣也。常察其而德積或滿
故書之。帝八神農不與存為其無位不能相用。演

滿虛哀樂之氣即孤至王相之位其衰也生也其
生也代也交迭而勝迭而用也是故一歲之紀貞
而元一月之周晦而朔一日之候亥而子陰符曰
天地設機以其殺而為生乎上之常之為歲虛盈
虛下之變之為反重補奪備之心其精治也備之
心而應其緝治也是以恩愛交生聖功出焉觀于
後而得其氣得其機得其待待之始含章為怡美
待之積發光為有輝易曰美在其中而暢四支發
事業此之謂也天地之一氣分為兩列為四位為

八八風從律八卦相生一今當位而交為用三分隔八損益之變造化故以生為用余不生幾于毀矣八帝八位也一曰四帝四神夫五行之數十而布于四時則八四時之序毋生子而火于金則殺矣炎帝火位也火不能生金而土以生火無也無形亦無位是以退火而進土焉曰畜牝牛吉其象也且夫火土同生而同位內經二火與土而中然則天地之不盈於火可識矣火之不能為有可識矣用火之不欲其有又可識矣欲乎神乎斯

以教為生以無出有之道乎可與道者通邈為依

儒解也問運之合滿安減

易之所序五帝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

記三王夏啟周成於八帝之中神農所存事迹尚少則以不為位以為與虞夏氣又不用公周自今之後運之合滿何所無有合而不散滿而不虛者哉德可得知之乎道無有合而不散滿而不虛者天地之運有所相人有所聽人有所不制於人故王者之政有為運謀有為應變有為變之所不得四則人代之數不得不尸於天而王無術矣詩書所載聖人之遠計良法于世何不周而世卒無有不移天常善而人無常善也故安減之間所以極

變也變氣之數三王不振四是以屋社更祭無時

詐遂于陰陽之患乎因攝物觀風氣以備省而評

禳或祈永之道耶二十歲而可慮十二歲而聶廣

百歲傷神管子對曰從今之後二十歲天下安寧

又百歲之後天下分崩况神之祀絕矣通世數未來則非運氣歲

周之說周鄭之禮移矣禮移則周律之廢矣周

法則通禮法移廢之始在五伯之終三家之命則

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通之野者時既政事廢於

荆棘生焉移變於不通之野通棟胡滅越移中國之植於

朔漢南交之野然則人君聲服變矣

聲謂樂聲也
亂則聲服俱

變通前之柔間濮上後之胡服騎射則臣有依焉

之祿依稱也代衰則臣富故臣多通三晉篡君之

侯婦人為政通七國母后之擅鐵之重反旅金劫

則母后為政鐵者所以為兵器當重之謂通兵甲

下流卑謙不重鐵反旅陳於金而玩之也通兵甲

戰爭鐵重旅全而聲好下曲食好鹹苦謂聲之下

多鹹苦之味者通下曲鹹苦皆水秦以水德代周

婦人之所好通歷三代之王皆于其昧下言祭時共事也則人君

日退亟

既使婦人為政則百廢廢人

君之退衰也豈不亟急哉則谿陵山谷

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更改也國衰則改其祀

應祭國之稱號亦更矣市朝既變後聖既作故改其國號秦巡遊勒石之祀

郡縣天下之號視之亦變而取節今變矣觀之風

氣通占風望氣之家連上為義古之祭有時而星

或祭星以祈風有時而星熺熺星之明或有時而

熺熺熱甚也謂有時而胸胸遠也或遠而為鼠

應廣之實陰陽之數也鼠憂也凡此皆尹之憂人

除陽為華若落之名祭之號也言祭時為物作美

益其是故天子之為國圖具其木物也通術故悠

眇其大指承運謀所去知安危國之所存以時事
天以天事神以神事鬼故歲數移廢聲服變神祭
更國號更皆主運氣安危以應虛滿雜合時變之
務下言祭變則事天事神事鬼之說也周分野午
陽極也過此變則為陰故臣遇上婦擅主兵戈起
而鐵重於金聲下曲舍醜苦皆陰位氣味之變運
變而因隨之矣祭有時星云云舉三代之變祭以
表世運夏祭闇曰星殷祭陽曰燭周祭日以朝及
闇曰星雉曰胸鼠應廣子為鼠晝伏夜出應陰陽

之數意二至祭耶華落意春秋祭耶國具樹物兩
應此此篇終所以歸結于祭謀在人運在天人可
回天不能勝天天子合天道調陰陽弭時變其謹
祭祈天永命乎天命棄去之則移矣故侈靡盡入
事以轉下之俗尤必運謀於天化以持國之衰○
陰陽之數窮於亥而始於子子鼠也一月天為二
元當王者革命之正朔樹木生為華而殺為落落
而更生則一歲之帝神更矣當王者易世之建祀
即所云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虞國之稱號亦更

也圖具楸物楸是山川壇壝封楸之變三祀於楸
栗之類物是文章服色之易三代青白赤之尚此
皆世代之更改步改物之謂也○此後世識數緯
者之說推背代運之圖加倍後天之法乎恐五德
所不註洪範志所不載陰陽家所不識九流六儒
又其誦矣意未必管氏之書其周秦之間游士歷
世運而託為神說夫談驗于事後發徵於占前術
固懸矣管氏雖有臨諫之言不能占三摩人之必
亂五公子之必爭其又迂而及王命華輿之數耶

按古大人之器惟卜筮年八百世三十周公定洛
之符未聞決於數數之顯自亡秦者胡而後始絲
絲新漢之交其氣著意周室尚文之後天地之秘
壹開奇說異人幻術鬼師毒起別有一家數學混
傳密授為後代緯書符命之宗奉為靈寶當仲之
世或已有遇之如石室廬灰之傳得于秘藏采本
因自神其業然而左氏至好奇也後怪迂徵應前
定之談不過曰卜曰筮曰史曰巫曰妖曰神見神
馮未有及運數之計則此必春秋之後七國游客

異端方士占候之家鑿空依神以動世主而自見
奇內為神仙方祠外為風角望氣又怪為九章五
運筭推緯驗至此廣乃有不得知者耶聖不語神
聖不及數所謂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可也夢之中
又占夢以求其辭則惑矣

管子曰不可作于涼猶奢作于奢何
其有聞讓乃儉以率民未聞以侈率也有聞化
民以儉未聞以尊侈也民之于利動矣君人將
塞馮備坊以止流之溢而反其原不然又自然

而決以注乎太古標枝野鹿鼓食鵝衣上下一
齊有財無用之後聖人建之官長設之度數列
之六儀奉生報死祀遠之文倫故通之功亨利
之化居有無所以成禮顯道養萬民而宣教化
曰如是以利下自利乎哉以一俗而稱人心
之初悖倫起化曾權設陰陽也 下之心以
自行巧而奸富壞民俗乎哉予許修靡所隆之
務別無外竒擬只以先王倫常之陳下為準精
輕重之術以人用不可必已之務冥施心

切岡市之媒使端世者憤而紮曰聖人不死太
盜不止然則將盡舉開民務者之帝王為以于
蹠之道乎王制云析言破律左道亂政此為當
服此刑也噫非管氏之書七國將士拱術橫議
好事之流文致其辭援王以飾霸而因推霸以
附王也則管氏不勉王格君而因任其欲使蹠
淫內嬖已又以三歸樹寒阿忍揚涕而階之厲
也仲亦過矣夫國奢示儉國儉示禮太公報政
曰尊賢上功而桓公尊富上侈不有斡衣救害

不揜豆之晏子誰為救而反六我惜哉景之于
桓無什二也假而得君晏子桓公之忠臣而終
仲之